

散文 第二名 陳姵妤

個人簡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三年級

2000 年生，政治大學法律系三年級

曾獲道南文學獎、青年超新星文學獎

今天也穿衛生衣

即將進到冬天的季節是高三備考的時期，也剛好是選舉的季節，即溶咖啡一樣的多合一選舉，不夠燙的水泡不開的咖啡粉就像滲透進來的選舉廣告，候選人修圖過的臉印在質感粗糙的廣告紙上塞進面紙包，班上有人每天都是抓著一把來上課，說是腳踏車籃子前幾乎天天都會繁殖出許多，不拿白不拿，我現在是衛生紙富豪，自己拿想用就用不用錢。

有很多的某種東西就能稱是某種富豪，那我大概也能稱得上是富豪。

衛生衣富豪。

常有人說當富豪未必快樂，因為有了錢也未必能得到想要的東西，快樂或健康種種，像我大概也是，例如我一直還在找一件適合我的衛生衣。

適合的意思有很多，基本的如尺寸是 S、M 或 L，更嚴謹一點會有更多大小供選擇，從 32 到 40 號，每兩個數字跳一碼是一種大小，或是再更詳細一點的肩寬腰圍臂長的公分數，濃縮在一塊就是尺寸二字。

過了尺寸這關還有材質，是棉是麻，是雪紡是針織，親膚嗎還是會刺，但對於衛生衣而言其實材質沒有太多選擇，大部分除了棉質外就是人工纖維，裡頭有縲縈聚酯之類的成分。

最後到了顏色花紋，但深究顏色是深是淺，花紋是簡單複雜等等的好像沒有太大意義，畢竟所謂衛生衣幾乎不會有人單穿出門，它上身的功能除了保暖或防透膚，另一個重要目的就是不被發現。

所以到底適不適合我，談論其他要素以前我希望它先不被發現。

大學開始在北部生活，光是在中部天氣最好的城市生活，冬天也都是衛生衣穿好穿滿，更別說是溽濕寒冷的大台北城，淘汰被洗得太薄的衛生衣，剩下的是那些禁得起一洗再洗，或許起些毛球作為抵抗之色，但不妨礙穿著上身。

認識更多人後，才漸漸發現所謂穿衣服不單單只是穿，有個詞叫穿搭，有穿有搭叫穿搭，在網路上分享穿搭的許多人，有某些人被譏諷有穿無搭，意思是僅把衣服穿在身上，毫無美感可言。不知道被這樣嘲弄的人心裡做何感想，誰都知道眼睛嘴巴長在人家身上，哪管的著人家去講些什麼，況且心在身體裡，再好看終究是皮囊。

好看的衣服那麼多，穿起來舒服的又有多少，最貼身的不能將就，我媽這樣說，再加上我體質容易四肢冰冷，因此從前至今，衣櫃裡用來保暖的衛生衣總計沒有三十也有二十，通常是棉質，顏色方面從白色米白到深藍黑色都有，長度七分九分或超過袖長一應俱全，長袖制服袖子長度偏長，能遮住大部分的衛生衣袖口，但也有少數遮不住的。我總是不在意的，畢竟中學生，所有人就像紙娃娃一樣複製貼上一樣的百合領制服和酒紅百褶裙，誰都知道現在穿衣服重在功能，於是有如最明白何謂簡便即是素雅的女子高中生，我讓過長的袖口像門票，一路領我至中學畢業而後進入大學。

不知道是暑假太長還是一夜間能發生的事太多，忽然身邊所有人都學會化妝，粗淺的分類例如日系韓系歐美系妝容，以及怎麼挑適合自己的衣服，包含修飾身材的穿著是怎麼回事，A字裙修飾胯寬、長靴修飾小腿形狀、鎖骨好看就戴頸鍊讓人家的注意力聚焦到妳最美的地方。

本質還是一樣，但重點就在於運用顏色和布料，來塑造一個連自己也喜歡的自己。

還記得大一開學第一天，我穿高中社團亮黃色的社服和鬆緊帶已經有點鬆掉的運動褲上學。然後一個月後這些衣服沒再被我穿出門過。

我常常會在某個時刻想起以前發生過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像沒有主題的報紙短文，連標題都沒有，但確實是牢牢地記下，不明所以。例如還沒上國小時常穿的羊毛衛生衣，冬天洗完澡時剛關水那一剎那的痛苦都比不上羊毛布料貼在皮膚上的刺癢感，我會扒著那薄到幾乎捏不起來的布料狂抓，然後等到隔天脫衣洗澡會發現一條一條被抓出來的血痕。

我常把這些東西當成一種對未來的召喚，好像這在暗示我我是有多在乎貼在皮膚上的這些布料之於我的感覺，這種感覺不單單只包含肌膚所親，感覺一向還包含外人看在你身上的目光形狀。

據說在海嘯來臨前水位會以異常的方式狂退，爾後掀起驚滔駭浪，我後來買衣服的速度和規模大概也就是這麼回事。

一袋一袋的網購包裹像送子鳥，扯開包巾便是一整個完整的夢，乾淨、嶄新、而且香，賣家會在衣服上噴上芳香劑或許也是抓透了客人的心思，把所謂穿衣服這件事提升到另一個層次，從開箱開始便得已開始作夢，能設想自己會變成一個新的人，能將他人的目光都揉成自己喜歡的模樣。

那時候迷上日系穿搭，特色在於衣著多層次，有人說一百個人就會有一百種日系穿搭，這種說法令人著迷不已，給人一種獨一無二的錯覺，似乎身上穿的衣服不是工廠裡同一打版、同一設計、同一尺寸做出來的衣服，而是世界僅此一件、絕無僅有，除了你還是你，用的上這種令人心神嚮往形容詞的神聖物

件。

前前後後幾乎花了大部分積蓄下來的生活費買衣服。在外一整天回到家，沐浴前在浴室鏡前脫掉外衫褲子鬆開髮圈，只剩下內衣褲和透的出裏頭肌膚顏色的衛生衣，凹凸的身體形狀明顯，這裡那裏怎麼多了一點肉，上身纖細下身肉的梨形身材或許用傘裙或收腰的連身裙修飾最好，鏡前端詳思索許久，忘了冬天還不算結束，雞皮疙瘩在空氣中站了起來，連忙進淋浴間沖水。

同樣也是開始不穿舊衛生衣的冬天過的好像特別長，那些穿了好多年的舊衛生衣起的毛球開始刺，彷彿回到五官四肢還沒長開的那個年紀，想到還住在外婆家的童年。剛上幼稚園，同學都還是會尿在褲子裡的年紀，就已經擁有美醜概念了。

上中班時我還是一頭長髮，每天放學前班導師會將所有女孩睡亂的頭髮重新梳整綁好綁漂亮，那時候的漂亮很狹窄，綁辮子叫漂亮，綁單馬尾叫漂亮，頭上的橡皮筋顏色華麗參差叫漂亮，這些漂亮又只能建立在長髮的基礎上，除此之外的就全叫不漂亮，短髮不漂亮，散髮不漂亮，還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醜要用不漂亮來包裝，所以就是醜，醜就叫醜，一針見血。

後來媽工作開始變得忙，每天晚上還得抓著我洗頭的環節變得冗長費力，周末一到，媽在家裡玄關搬張塑膠凳，底下墊張報紙，拿著平常剪紙的剪刀喇喇幾下就落下滿地碎髮，我猜大概只差沒有像一個久遠的傳說那樣，拿水桶罩住我大半個頭，沿著桶緣剪就是一圈。

或許很多人都被同一個謊言欺騙過，諸如修一修而已或就剪五公分的謊言。我又被騙了，過了周末後我的頭髮不只短到綁不起來，髮尾還像被狗啃過那樣參差，大哭大鬧也知道頭髮不會因此長回來，還是得上學。放學時間老師也只是隨意地梳了梳我的頭髮就換下一個了，頂多在頭頂拈起一搓頭髮綁上顏色鮮豔的皮筋，沖天砲似的，像小丑。

幼稚園的人際關係要談起來還是有處可談。在我頭髮剪短後，會在上下樓梯時和我打招呼的人也少了，甚至有不認識的人當著我的面和一旁的朋友說「她好醜不要理她。」原文是否是如此已經不可考究，至少可以確認的是，班導後來在我的聯絡簿上寫「希望媽媽不要再為孩子剪這個髮型，這會讓她自卑。」

還沒上小學的年紀能記起來的事不算多，這個就佔了其一。後來這件事過後媽便由著我把頭髮留長，上小學後開始自己決定頭髮長度，國高中開始可以選擇自己假日想穿的衣服，進入大學後燙了頭髮化了妝或甚至露了腰也沒人再說些甚麼。

當時剛升大一，和才剛在一起不久的李去東區逛街，東區最不缺的大概就是漂亮的東西，滿街的漂亮元素像不用錢的那樣整把整把地撒在每個踏出忠孝復興捷運站的人臉上。我猜只差沒有人沿街走過，拿著籃子逢人就說，你看起來有點可憐，給你一些漂亮吧。

我確實還需要一點點什麼。

李大概是我遇過最溫柔的人，他的世界似乎從來就只有讚美，就算本人說過是因為對象是我他才如此，聽起來像情人之間有保存期限的粘膩碎語，但李說話的口氣卻不單單只是那麼回事，我堅持地相信看一個人的眼睛能知道很多比裡面還更裡面的事，我看著李的眼睛，以為看到裡面，那這是否代表他也知道我的裡面究竟是不是和他所想的一樣長滿了會發光的東西？

他牽我的手把我拉進馬路內側，肩膀向他那邊彎過去，長袖外衣也縮了一點回去，然後起了灰黑色毛球的乳白色衛生衣從手腕邊緣露了出來。

他說拉一下妳的衣服吧。

我說天氣真冷，不穿發熱衣都不行。

他說走吧肚子餓了，妳想吃什麼呢？

廁所不是廁所，廁所是洗手間。尿尿不是尿尿，尿尿是方便。胖子不是胖子，胖子是豐腴。不漂亮不是不漂亮，不漂亮是可愛，不漂亮是妳會是某些人的菜。

我學會的委婉詞中也包含了稱衛生衣叫發熱衣或保暖衣。

差別到底在哪邊其實我也沒弄懂，但發熱衣聽起來像某種新時代的產物，結合了高科技與神奇的編織技術而製成的新式現代衣裳，輕薄地貼在皮膚上，把自體產生的溫熱忠實地收攏在它和皮膚之間狹窄的縫隙。衛生衣則不然，光聽便覺得那彷彿是與老舊房子共處了漫長時光後，從早已被壁癌腐朽過的潔白牆面上剝落的一枚碎片。

陳舊、古老、落伍、厚重，卻令人安心。

我曾在書裡看過，大陸那邊的人在寒冷時會穿上秋褲，上網查了查，十之八九秋褲後面接的形容詞就是土氣，然後才出現用語解析，在台灣，秋褲正是我們所稱的衛生褲。

網路上有人說，不管你多時尚多帥多美，只要穿了秋褲，那就是土氣。

知道這件事的時候，那時還沒瘋狂買衣服買飾品買髮帶買鞋子，還沒學會截長補短、也還沒學會看清楚自己外貌上的優點缺點。

後來買了很多東西，也漸漸懂了所謂日系的層次穿搭，懂自己在夏天能穿甚麼樣的衣服，忌穿甚麼樣的衣服，冬裝更是日系穿搭的天下，所有繁複都更直指著所謂穿衣哲學的精髓。

結果搭好了成套衣服出門，才發現蕾絲高領內搭一點都不保暖，才發現摸起來很厚實的針織衫會透風，才發現我需要更根本的東西來保證我的溫暖安心，也才發現在濕冷的雨中發抖時，李會先問我怎麼沒穿暖一點，而不是注意到怎麼我的衛生衣露了出來。

我還是穿不習慣太輕薄的保暖衣，就像冬天儀式性地就是必須蓋厚重的被子那樣，我也還是沒找到最適合我的那件厚重、保暖，長度卻恰好地縮在袖口裡面的衛生衣。有人告訴我減少在意的東西，生活會變得輕鬆起來，在我聽來倒像是在推卸責任，先告訴你別在意，然後間接地要你容忍其他人釋放出的非善意目光。

該在意的還是在意的不得了，愛漂亮也是愛得不得了，本能性地在冬天還是怕冷，還是想要穿的舒適安全但又可愛，沒有人能正確地告訴我這會讓我成為一個怎麼樣的人，但或許有一天我能鼓起勇氣和某個人說，就算衛生衣外露我也還是可愛的要命啦。

=====

評語

陳逸華老師：

利用再平常不過的衛生衣借引心緒，將私密貼身物的無可取代性發揮到極致。不管是妥協容忍或者委婉以對，由美醜的二分法延伸至人際相處，再擴及自我肯定，建立起既坦然又不失立場的堅定。生活如此複雜真實，卻也如此簡單自在。